



曹明霞 / 著

这个女人
不寻常

上海文艺出版社

曹明霞 / 著

这个女人 不寻常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个女人不寻常/曹明霞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21-3244-7

I . 这… II . 曹… III .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074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袁银昌 李 静

这个女人不寻常

曹明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44,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300 册

ISBN 978-7-5321-3244-7/I · 2467 定价: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最本色的女性文学

——序曹明霞小说集《这个女人不寻常》

贺绍俊

坦率地说,曹明霞的小说我读得不多,而一旦连续读到她的几个中短篇小说后,就感到她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作家,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她对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充满了理解和体恤。她的小说多半说的都是普通妇女日常生活中的苦恼、艰辛和困惑。她就像一位知心伴侣,耐心倾听你的诉说,也真诚为你排忧解难。我甚至想,曹明霞适合去当一名心理医生,她一定能够很温柔地解开众多女性的心结。当然我们从她的小说中同样能感觉到她的这一优势,也许她就是以心理医生的角色走进她笔下的人物的。这使她的小说具有精神疗治的作用。

也许是一种巧合,在我读到的这几篇小说里,曹明霞写得最多的女性是中年女性。如《这个女人不寻常》中的范梨花,曾是剧团唱主角的女演员,却到了“谢幕”的年龄,只能在资料室里管管资料;如《老孙又去读博士》中的沈红喜,一位离异后带着女儿在大学门前开网吧的小老板;如《看交响乐的女人》中的马丽,则是一位仍对爱情婚姻抱有幻想和期待却在相亲过程中任人审视挑剔的少妇;如《母亲和墙角的圣诞老头儿》中的母亲,则是为了生存以及孩子的教育愁白了头的单身母亲。即使是一种巧合,我也认为曹明霞的写作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文学的确应该多关注一下

中年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正是这一阶段的女性在情感和生活中充满了困惑,充满了压力;对于女性而言,这是她们生命中的一道坎。但在这个消费的时代,青春岁月才是女性的黄金时期。有句俗话说消费时代是女性的天堂。但严格说来,这个天堂只能说是年轻女性的天堂,年轻貌美就是女人在这个天堂里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也是女人消费时永不透支的信用卡。凭着年轻貌美,女人们才会被宠着被哄着,鲜花簇拥着你,媚词甜蜜着你;而一旦步入中年女性的阶段,你手中的那张畅行无阻的通行证和永不透支的信用卡一下子消失了,你的眼前变得危机四伏,你在别人眼里也变得暗淡无光,好一点的是“丰韵犹存”,客气点说你是“徐娘半老”,不客气的就干脆说你是“人老珠黄”。中年女性多少有些像当下的文学,人们一直在哀叹文学被冷落了,被边缘化了。仿佛文学曾经是一位妙龄女郎,有着万人回眸的魅力,如今却也到了中年女性的阶段,走在大街上再也没有了回头率。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是指追求精神内涵的严肃文学,至于追求娱乐性的大众文学、流行文学就不存在着边缘化的问题了。让我感慨的是,曹明霞不仅选择了日益边缘化的文学,而且还要在文学中为同样被边缘化了的中年女性说话。为中年女性说话,其实就是以一种更为有力的方式为广大的妇女姐妹们说话,因为女性的困境和问题在女性的中年阶段最为突出最为尖锐。

也许可以把曹明霞的小说归入到女性文学的范畴。如果一定要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发言的话,我以为曹明霞才是最本色的女性文学作者。最本色的女性文学就是指作者与女性现实之间没有什么女性主义的理论作为桥梁中介,而是在作品中直接表达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况。这样一来,曹明霞将冒着被人责备为观念陈旧的危险,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中年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解决困境的办法,往往是与那些前沿的理论包括女性主义理论严重脱节的。比如关于婚姻家庭的想法,曹明霞的小说几乎每一

篇都会涉及这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从女性解放的立场出发,一般都会强调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独立性、自主性,甚至为了摆脱社会在婚姻家庭上对女性的不公和男权中心的束缚,人们主张女性要敢于走出家庭,走出婚姻。但社会现实远远没有理论家的想象那么合乎逻辑,现实常常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演进的,小说家有时比理论家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就在于小说家是从现实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依着理论家的主张,女性毅然走出家庭走出婚姻看上去是独立的,但接下来的问题却被鲁迅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鲁迅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曹明霞并不想给读者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想,所以她回到现实的困顿之中,从实际出发。而生活的实际状况是,中年女性需要得到婚姻和家庭的庇护。比如曹明霞在《这个女人不寻常》里写到的范梨花,当年她在剧团当演员时,心气极高,“为了事业,她把丈夫都抛弃了”,可是当她退出舞台后,就发现一个缺少男人的家庭是多么的艰难,凭着姿色和专业她还能依赖公安局的老交和电视台的小黄解决一些问题,在三姐妹中,下岗的姐姐和病秧子的妹妹有了什么难处还只能指望她的帮助。但曹明霞看到了范梨花内心的屈辱和痛苦,最终是要告诉我们范梨花的痛切感受:“深深地领教了没有婚姻的可怕”,“饱尝了这世间何其大,五亿多男人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痛苦。失去一半,终究是阴阳颠倒的。”其实就是在这种看似直面世俗生活的话语里包含着对生命哲学的破解。也许在曹明霞看来,婚姻和家庭都是女性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生命的需要,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女性“终究是阴阳颠倒的”,也就是说,生命这株花朵开得不健全。曹明霞因此非常理解生活中那些继续追寻婚姻和爱情的中年女性们。她在《看交响乐的女人》里以非常谐趣的笔调写了一个中年女性相亲的故事,谐趣中嘲讽了那位看上去还顶有文化讲究的师级干部。曹明霞关注中年女性的现实困境,就必然会把批判的矛头针对男性。婚姻和家庭的和谐需要男性和女性共同建造,但在

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处在被动和弱势的位置上,导致婚姻和家庭的不和谐应该更多地问责于男性。曹明霞常常以一种嘲讽或作弄的方式表达她对男性的批判。《老孙又去读博士》的嘲讽也是很辛辣的,老孙把读博士当成一种在婚姻恋爱中的资本,愚呆得可笑也可悲。老孙的可悲其实从根本上说,是他缺少一种男人的责任和精神。面对家庭,面对女人,男人如何做到有情有义,这是我们的社会现实中最欠缺的方面。曹明霞不是单纯从女性独立的角度而是从两性和谐的角度来处理婚姻家庭问题,这其实是一种最实际的态度。因此我以为曹明霞的小说是最有世俗精神和世俗情感的小说。这也就是最本色的女性文学。最本色的女性文学始终与世俗中的女同胞们相依为命。



写作《这个女人不寻常》时

目 录

最本色的女性文学·····	贺绍俊	1
---------------	-----	---

——序曹明霞小说集《这个女人不寻常》

中 篇

婚姻誓言·····	1
满堂儿女·····	45
事业单位·····	85
我们的爱情·····	105
家有中学生·····	154
这个女人不寻常·····	200

短 篇

土豆也叫马铃薯·····	244
老孙又去读博士·····	257
母亲和墙角的圣诞老头儿·····	270
看交响乐的女人·····	286

三百六十五里路(后记)·····	298
------------------	-----

婚姻誓言

1

梁箫认识李唯一的时候，李唯一刚刚四十岁。四十岁，一个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梁箫第一眼看上并深深记住了的，是李唯一那头从未用过人工染发剂的头发，很黑，很爽。

梁箫当时二十八岁，和李唯一是差一轮的同一属相，蛇。那天梁箫随她的男友西门去给李唯一家送礼，在此之前，他们并不认识。西门是经老乡引荐，到文化厅长李唯一家来拜访的，目的是想给梁箫跑个单位，进文化口这些比较轻闲的地方。事业单位，适合女同志，可以养老。如果梁箫的工作问题解决了，梁箫和她男友，就能顺利结婚了。

梁箫和她的男友，都不是未婚的小青年，梁箫已经是一个有着四岁女儿的母亲，西门则是离婚几载的胖中年男人了。

坐在李唯一的客厅里，西门像老师面前的小学生，磕磕绊绊，语不成句。可能是求人的缘故吧，他的话还没说完，脸上的汗都淌成了溜儿。李唯一的夫人亲自给他们倒了两杯茶，梁箫喝出那是兑上水的剩茶。

李唯一没有什么话，像所有听汇报的大干部那样习惯地点着头。他基本就没正眼瞧西门，倒是每每不自觉地打量一眼梁箫。他的打量很有技巧，不是直眉瞪眼，而是借助那三七发式的刘海

儿,在用手擦的刹那,手背儿遮挡了夫人的目光,手心掩护了眼神儿的射线,一切都在无意中。梁箫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李唯一家出来的当天晚上,她就暗自打定了主意:下次,不来他家了,当然,也不再跟西门。有事,就直接去他的办公室!

李唯一的老婆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知道了梁箫是她们家的敌人的。当时她使劲回忆了半天,想起来了,这就是那对曾经来她们家送礼的狗男女,那小娘们儿当时看着就危险,果然是个专门勾引别人男人的破鞋精。还有老李,那天也是贱得不行,平时家里来了客人他屁股都不抬,架子大得很,那天倒好,屁股一悠就站起来了,直送到了屋门口,还恋恋不舍,就差下楼了。他妈来也没见他这么孝心过。那女人更是,两眼荡得快发洪水了,一步一回头,能把男人淹死。怪不得后来没见他们再来家,原来是阵地转移了。

夫人明白过来后,把那两瓶还没开封的茅台,提溜出来就给碎地上了。尽管老李特别爱喝这种酒,还放了这么长时间,真的很心疼。但碍于老婆的脾气和自己的理亏,他只嘟囔了一句拿酒撒什么气,就独自上楼了。

女人冲着老李的背影:这是酒吗?当时她们不打着送礼的旗号,敢来登我的门?!

李唯一的老婆后来还告诫另一个很知心的部长夫人:一定要严防女人关,千万不能引毒蛇入室。她们都打着送礼的幌子,其实另有图谋。有多少家庭就是被这些貌似熟人的破鞋们给分裂的,可是开始我们还拿她们当朋友,吃她们的苹果,真是瞎了眼了。

梁箫是个有心人,没出一个月,她就给李唯一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她问李唯一还记不记得她了,她轻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李唯一在电话那边半天没有出声,梁箫的心一下子就跳乱了,出师不利,人家根本不记得你贵姓了。接下来的话梁箫说得几近

嗟喟，她想如果李唯一已经忘记她了，她就要放弃这场出征，这次冒险了。脸皮再厚，也不能厚到让人家厌你，特别是这种关系。

李唯一还算老谋而良善，他不忍心再逗这小女子着急了。他怎么能不记得她呢，那天晚上，灯光下她的一头黛发，两只藕一样的玉臂，还有那迷离的眼神，李唯一一眼就看出了她的风尘，并且在心里断定，她会给他打电话的。

果然。

李唯一无声地笑了。

“记得，那天你们去，我还羡慕那小子好福分呢。”李唯一的夸奖没能免俗。

“我们分手了。”梁箫说，“我请你吃饭吧，当然，你们天天有饭局，也不缺我请。我请你喝茶吧，我知道茶对你们也不新鲜，什么好茶没喝过。允许我请你跳舞也行，总之吧，就是想和大人见个面，攀附攀附。”

李唯一朗声大笑了，在电话那边。文化系统当头儿这么多年，阅不尽的姹紫嫣红，看不完的人间春色。向他谄媚要利益的女人多如牛毛，过江之鲫，他对女人是太了解了，哪个女人靠近他不是冲他手中的权力？位高权重，权倾一方，她们要什么，他几乎就有什么，荣誉，待遇，职称，权力，梅花奖，五个一。所不同的是，那些戏子假戏真做，生活和舞台不分。而眼前这个梁箫，开宗明义，敢于说出自己的目的，倒是让人提起点兴趣。

特别是听梁箫的声音，他听出她有点怯了，胆怯，脸皮还没修炼到足够厚，还有一点点自尊心。公正地说，李唯一不是情窦初开的少年小子，禁不住诱惑。他是年届四十、对风险和美色都有一定见识，拒绝和抵御也有一定能力的男人。答应了和梁箫的约见，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份好奇：这个看上去很高雅，甚至还有一点尊贵的女人，她的落寞、忧伤写在眼底；安安静静坐在那里，轻易不开口说话，像个有钱人的遗孀，可是她的风尘又遍布了周身！师范毕业，喜欢文学，文化素养又区别于那些只会拉拉扯扯的女演员。李唯

一后来回想这些,当时连份正式工作都没有的梁箫,竟能演绎出这么好的教养、气质和逼人的品位,不能不感叹梁箫是有些江湖功夫的。

梁箫和李唯一,他们没有去吃饭,也没去喝茶,更没有去跳什么舞。这些地方李唯一都是不能去的,虽然全省的歌舞厅都归他管,每一次扫黄打非大清剿也都由他来签署,可是他不能到这些地方来娱乐。“当官儿就别想逛窑子,逛窑子别想当官儿”,这是他在一次扫黄行动中,听到那个小侍应生说的,当时,看着揪出去的一串串党员干部,小侍应生幸灾乐祸:“哼,当嫖客都要花公款,真是把你们惯坏了。不扫扫你们,你们还以为这是国民党的天下呢!”

2

李唯一和梁箫,像两个初恋的情人,他们的相会是散步在秋天的丛林,或植物园、动物园、烈士陵园,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公园他们是一次也没去过的,那里人多眼杂,商场影院这些适宜于恋人出没的场所,他们也不敢光顾。梁箫只去过一次李唯一的办公室,当他们心领神会地建立了这种关系,李唯一就不请她去办公室了。每次电话说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梁箫就把女儿托付给女友梁意照顾,自己则骑上自行车,提前赶赴;李唯一是慢慢的车行,后到。他的坐骑是奥迪。

分手的时候,也是梁箫先走,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去了。李唯一接下来可能要顺路去一家下属单位,随机抽样,离哪家近去哪家,单位小头目对领导的突然莅临诚惶诚恐,措手不及。李唯一也算急中生智,张口就来地讲几句主旋律,三个代表什么的。

如果梁箫和李唯一的交往仅限于一次次的散步,日子似乎就可以这样过下去了,关键是他们心里都明白,散散步,拉拉手,这不是情人之间的全部内容。梁箫对此是心里有数儿的。特别是到了

冬天，第一场小雪刚飘落的时候，梁箫的工作已经办好了，她没有进歌舞剧院，老李说那里好人呆长了都要变坏。他让梁箫进了群众艺术馆，做《百姓文艺》的编辑工作，没事还可以写写小品、剧本，“搞文字的女人有品位”，这是老李的见地。

为了表示谢意，梁箫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到商场给李唯一买了一件大衣，很贵，花去梁箫一个月的工资。梁箫想这也是应该的，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还没动过你一根毫毛，你不能得了便宜就装没事儿。

李唯一接过大衣，觑着眼睛看了看，说：“这就清了？”

“不是那个意思。”

“我帮了你忙，你买了东西回报，不就完了吗？”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呢？”李唯一的两眼像两条无底裂缝儿。

梁箫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弄巧成拙了，同时也感受到了老李这种官架子的力量，她忽然明白：跟这种人过招，自己远远不是对手，蚍蜉撼树，找不自在。梁箫想起“人生最难的就是见好儿就收”这句话，该收了，你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见好就收！

可是，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梁箫正在家里洗衣服，突然接到李唯一的电话，说马上用车来接她。

梁箫非常惶惑，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在此之前，她们去郊外，都是各走各的，梁箫是自行车赶路，老李是奥迪伺候。现在突然说用车来接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梁箫答应完就傻了：孩子，孩子怎么办？星期天幼儿园休息，梁意也出门了。从前约会都是提前说好，梁箫有充分的时间把孩子送到郊区的母亲家，或女友梁意那。现在，送郊区是来不及了。梁箫快速地穿好衣服，拿出一些玩的吃的，她告诉女儿，妈妈有急事要出去一下，你一个人在家玩，看电视也行，别动电和煤气就行。

女儿哇哇就哭了，死活不肯。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孩子还是边哭边摇头。

梁箫只好脱下衣服，给她讲故事。讲故事是催眠术，没一会儿，女儿睡着了。可当梁箫把家里的电话线插头拔下，悄悄走向门口的时候，女儿又醒了。

老李突然把小梁叫到家里来，就为一件事。

老李出了趟远门，巴黎东京的走了一个多月，在他日理万机的行程中，他几乎忘记了这个叫梁箫的女子。换届，提拔，自己的位置，他要考虑的大事太多了。在北京机场回来的高速公路上，来接他的办公室主任坐进他车里，汇报工作，也兼闲聊。

主任说，这些天，咱们系统可热闹了，好多人都打扮得油头粉面，就为了去群艺馆看一眼那个叫梁箫的女人，听说长得挺标致，像宋祖英。刚来几天，有好多人都惦记了。外办处那个老王，前天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说说，说成了请我喝茅台。我又不认识，怎么给他说呀。再说了，老王长那样儿，人家能看上吗？不过，话还不能说绝对，多少夫妻你看着不般配，可人家过得好着呢，棒打不散，是吧？谁和谁成一对儿，还真没准儿。

刷刷刷刷，万箭穿心，这些话把老李扎透了，梁箫是我的人啊，虽然我都快把她忘了，我还没动过一指头，骚男人们倒一窝蜂了？这不成了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了，忙了半天是在义务地给别人培养媳妇？笑话，尽整现成儿的，想得美！

李唯一如梦方醒，情势危急，不能不破釜沉舟了。

李唯一对梁箫也是有把握的。在梁箫嘴里，老李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男人：人才一表，玉树临风。有思想有才干，儒雅风趣多情。是官僚但不迂腐。

老李知道这是小梁对他的夸奖，有高度颂扬的成分。其实自

己个子不过一米七零，相貌也算不上堂堂，起码眼睛过于细小，眉宇间也没那么轩昂，不划在獐头鼠目里，勉强算个智慧型吧。但是听好话总比听坏话舒服，特别是褒奖听久了，谁都会信以为真。老李是喜欢听梁箫这女子说话的，他没想到眼前这个有点风尘的女子，说起话来那么招人听。原以为她只是读了一些书，可是听她对一些事情的分析和偶尔冒出一句见解，真有点武则天呐，一针见血还带着阴毒。这要是放在从前的皇宫里，不会总做个“小答应”的，直接晋升个才人偏妃，都会绰绰有余。

现在，这么美妙的红粉佳人要被别人占领，老李体验了什么叫抓心挠肝。回家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老李语重心长地做老婆的工作，说咱们进了城不能忘本，像那首歌儿唱的，常回家看看。他请夫人当代表，代表他，去老家看看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等亲人老乡们。

梁箫倚在李唯一家的榻榻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百感交集。她想：自从她给李唯一打了电话，就是上门营销，像拉保险拉广告拉任何一个种类的客户，李唯一同意了，是对她还初步满意。接下来，她用买一件大衣作为一点儿感谢，实际这远远报答不了他所支付的权力，杯水车薪。她说她爱李唯一，并巧舌如簧地讨李唯一的欢心，这等于又一次自告奋勇地向李唯一兜售，她愿意。李唯一向她伸出了那只臂膀，等于把权力储存进了她的身体。她们之间，建立的是储贷关系。

让梁箫没想到的是，她当时只想抵押她的子宫，可后来还赔付上了情感、眼泪和生命。“眼前有余忘缩手，身后无路想回头”，梁箫没能例外。

那一天正赶上梁箫的例假，经血汹涌，桃花灿烂。三块儿毛巾折成砖头大小，都浸透了。机会来之不易，李唯一没有客气。只是事后，面对这血腥的场面，李唯一开始害怕了，光顾着痛快了，若留下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怎么向即将回来的代表交代！大喜大悲，

李唯一的脸上春夏秋冬,前后不到一小时,他感到自己从头到脚的神经,夜空的礼花一样,绽放一批,死寂一批,瞬间舒张,瞬间寂灭。快要人命了。

梁箫手脚利索,她三下五除二,就把单子放进了水池,快速地清洗干净了。

收拾毕这一切,梁箫坐下来喘息时,她突然想到了储蓄所门前的墙壁上挂着的那种牌子:星期天不休息,节假日照常营业。

3

其实老李那天,生理上不是多么需要女人。如果不是怕别人占了先,他不会先下手为强。如果梁箫一辈子不嫁,他和梁箫就这样散散步,拉拉手,柏拉图的话,他也蛮喜欢。从国内外研究资料来推断,老李的这种想法有他一定的可信性,不是在撇清。资料表明,中国男子的性旺季,是在十八岁;而女子,大约要晚一倍左右。也就是说,男子是在他的青壮年时期,才生龙活虎。封建时代的大妻小婿传统维持了那么多年,有一定的科学性,甚至要承认古人在这方面比今人更实事求是。而现今男人越老女人越小的搭配,却错开了一个时间差,导致牛不喝水强摁头,绿色帽子满天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男人渐渐把这种事上升为了一种竞技运动,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都拼命证明自己能行;女人也开始了争强好胜,不分年龄。老李他们那天,准确地说,就是在互相攀比,都想表明自己不一般。老李无论是动作还是声势,都搞得有声有色,梁箫也积极响应,尽管水平不高,也没什么独到之处,可她努力把自己弄得跟个行家里手似的,她怕书上说的女人“像死人一样”,她不想自己像死人。

场面是造出来了,声势也有,可是李唯一,已经远离了他内心真正的性高涨时代,梁箫距她真正的性旺季到来,也有一定年头儿,她当时的真实体验和现实生活中广大劳动妇女一样,是没什么